



摄

袁德君

## 烘缸情思

◎龙水

冬日寒夜，朔风怒吼。趁着小孙女有其下了班的母亲带的工夫，我和妻子来到两间小杂屋里打扫卫生，清理杂物。不经意间，墙旮旯里，一只黑乎乎、沾满灰尘和铜绿的烘缸映入眼帘。我就像见到久违的宝物，一把抓起，轻轻擦拭，仔细端详。瞬间，仿佛还散发着当年烟火味的古铜式烘缸，一下子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。

这只圆形的烘缸高约18厘米、直径约25厘米，是用黄铜做成的，也是母亲的陪嫁品。尽管有的地方绿锈斑斑，但擦一下，依然铮亮。铜盖上布满密密麻麻、小黄豆般的洞眼，似乎在诉说着过去的辉煌和峥嵘的岁月。烘缸的腹部像一个大馒头般凸出，制造的工匠目的是增加缸的容量和铜器的美观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只少了一个铜环的烘缸看上去喜庆、美观、精致、朴实。从我有记忆起，它在我家已有近一个世纪了，活脱脱的一个老古董了。

“一个小铜盆，滋滋冒热气，爆豆又爆果，取暖真神奇。”小时候，一首打油诗概括了烘缸的巨大作用。那时的冬天，不像现在的暖冬。冬天入九后，经过几场雨雪，气温断崖式下降，往往是一夜之间进入速冻模式。屋外银装素裹，大河、小沟连底冻。每天早上天还未放亮，已经起床的母亲在土灶上生火做好早饭后，将头天烘缸里的灰烬倒到地里，然后来到土灶后，先在烘缸内放入烧柴草时落下的柴屑，并压实；再用铲子将灶膛里未燃尽的余火取出，均匀地堆放在烘缸内；最后再用一些火力足的柴屑、木屑堆在余火上，用铲子压实。不一会儿，烘缸内发出“滋滋”声响，一

缕缕呛人的青烟袅袅升起。这个时候，母亲总是用脚在烘缸内轻轻踩下。很快，闷烟便消失了。随后，母亲将烘缸盖上，端进堂屋，放在桌子边。

当年，就像现在有了空调或取暖器似的，我们几个刚出被窝的孩子纷纷伸出小手在暖烘烘的烘缸上面烘，一股暖流随之从心中流过。别看小小的烘缸，放在屋子里，时间不长，冰冷冷冷的屋子里顿时有了暖意。到了“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”的严寒季节，我们一群顽童缠着大人，将冻得厚厚的冰打上一块捞起来，放在场上。用脸盆按在冰块上，找来一把凿子和榔头，然后依葫芦画瓢，“当当当”做起了冻车。一部冻车完工后，我们推着冻车，就像比赛似的，撒开脚丫，“咚咚咚”，满天遍地撒欢。

回到家里，将冻得通红的手在烘缸上烘暖和后，我们又“哗哗”地推着冻车，从这家推到那家，好不神气。时间不长，我脚上的芦花靴便浸湿了，双脚冻得生疼。在将冻车扔给其他小伙伴后，我急忙赶回家，连芦花靴也来不及脱，便直接踩在烘缸盖上烘开了，随着一阵阵略带草味儿的热气冒出，用稻草做的芦花靴鞋底很快就烘暖和了。我穿着它，又继续玩冻车。

那时候，物资匮乏，有了母亲升起的烘缸后，我们放学回家，翻箱倒柜，将家里收藏的花生、山芋干、蚕豆拿出来，一荚荚、一根根、一粒粒放在散发着炙热的烘缸里爆，然后边流着口水边等。当花生荚、山芋干和蚕豆发出“啪啪”的响声时，一股馥郁的香味沁人心脾，果实熟了。我们忙不迭地抓过果

实，边放在手上颠，边剥开果壳，尽管烫得龇牙咧嘴，但仍然打嘴不放。有时，我们还变着法儿，拿来小黄豆、玉米籽等放在烘缸里爆。当一粒粒玉米籽和小黄豆炸开花时，我们的心里也乐开了花。那个香、那个脆，是那个年月任何食品也取代不了的。现在想起来，还忍不住流下口水。

据母亲讲，我家姊妹四个年幼时，都是靠着烘缸长大的。那时没有现在的尿不湿，用的都是破衣服扯成的一片片尿布。到了冬天，尤其是雨雪天，挂在屋檐下的尿布不得干。心急如焚的母亲急中生智，将洗过的尿布一片片放在烘缸上去湿，然后不停地颠来翻去。烘缸就像个小太阳，一片片尿布被烘得干干松松。有的时候，烘缸储存的燃料告罄，母亲便急忙在烘缸内加入木屑，使之复燃。寒风料峭的深夜，当烘缸发出“滋滋”悦耳平和的声响时，当我们早已进入甜蜜的梦乡时，母亲还在紧张忙碌地帮我们烘尿布。为了让我们无尿布之虞，她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……

流年似水，岁月如烟。进入21世纪后，随着人们物质条件的节节攀升，取暖器、空调等取暖神器纷纷飞入寻常百姓的家中，我家一下添置了四台大小空调。数十年来，那只备受全家宠爱的烘缸也完成了历史使命，被放进了杂屋里。曾有多少次，有收废铜烂铁的人吆喝着，问我有烘缸、铜勺卖吗，都被我果断地回绝了。留着那只烘缸，就是留住我对远逝童年的一点记忆。它既是一种情思，又是一种念想，更是一份对天堂里母亲的怀念。

岁月  
流金

心窗  
片羽

## 雨夜，赴一场沈园之约

◎彭常青

南宋诗人陆游与表妹唐婉悱恻缱绻的爱情故事传唱千载，早已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。往昔，这段故事之于我，仅是书页中墨香浸染的凄美叙事，是口耳相传里带着怅惘的声声叹息。直至那夜，机缘巧合，我终得踏入沈园，如同一个虔诚的信徒，怀揣敬畏与期待，试图亲手触摸那早已融入砖石草木间的爱恋余温。当双脚实实在在踏入园中，刹那间，心底恰似静水深流，莫名的情愫悄然泛起，层层叠叠，难以言喻，如细密的蛛网，温柔且执拗地缠住心房。

那晚，台风“康妮”携风带雨，呼啸而来，可这汹汹来势却丝毫不敌我奔赴沈园的热忱。内心被陆唐二人的爱情悲剧深深牵系，似有一根无形的丝线，引领我一头扎进风雨的怀抱，无惧湿冷，无畏夜黑，只为亲耳聆听那悠悠奏响于岁月深处的悲歌，去贴近、去感受他们跨越时空、坚如磐石、矢志不渝的深情。

踏进沈园，宛若莽撞间撞破时光结界，一脚陷入悠悠岁月与浓稠情感编织的绮丽梦境。雨夜的沈园别具朦胧迷人韵味。园内灯火摇曳，树影婆娑，雨滴轻盈叩击青石小径，溅起朵朵晶莹水花，恰似陆游与唐婉那爱而不得的情愫，在心底泛起一圈圈涟漪，悠悠荡漾开去，触碰灵魂深处最柔软、最敏感的角落。灯光在氤氲雨雾里晕染，似一幅徐徐铺展的淡雅水墨长卷，细腻勾勒出亭台楼阁的绰约风姿，让人恍若误入丹青妙境，沉醉不知归路。漫步其间，每一步都似踩在历史的琴弦上，奏响一曲曲古朴悠远、饱含深情的旋律，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，似为那段凄美绝伦的爱情默默悲叹。

此时，越剧《陆游与唐婉》的曲调悠然响起，如一只灵动且哀怨的夜莺，啼破风雨嘈杂，直击心灵。雨丝绵绵如愁绪，寒意阵阵似悲风，越剧演员婉转细腻的唱腔，在这般情境烘托之下，愈发凄清哀婉，仿佛带着千年哀怨，自历史深处飘然而来，直叫天地万物一同为这对命运弄人的苦命鸳鸯奏响悲歌。陆游，才情卓绝、腹有诗书，本应于仕途之上昂首阔步，一路坦途，却深陷泥沼，崎岖坎坷；唐婉，温婉娴静、知书达理，本该静享岁月静好，现

世安稳，却命途多舛，饱经雨雪风霜。舞台之上，二人被迫分离的那一幕，似一把利刃，猝不及防刺痛观者心。他们的爱情宛如一朵绽放在荆棘丛中的玫瑰，娇艳欲滴，摄人心魄，却又伤痕累累、血泪斑斑。封建礼教那沉重如山的枷锁，以万钧之势，冷酷无情地碾碎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与期许，徒留满腔遗憾与幽怨，在历史长河滔滔水波中沉浮飘荡，成为后世挥之不去、萦绕心间的叹惋。

千古绝唱《钗头凤》，那力透砖石、镌刻于沈园墙壁之上的墨痕，如岁月眼眸，深邃悠远。在这风雨交加之夜，它们好似被赋予了鲜活生命，每一笔、每一画都如汨汨流淌的悲伤清泉，向世人泣诉那段刻骨铭心、深入骨髓的爱恋。“红酥手，黄滕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……”熟悉的诗句在眼前闪烁跳跃，与舞台上水袖翩跹、深情演绎的演员相互映衬，虚实交融。时光悄然折叠，恍惚间，好似穿越时空隧道，亲见他们爱情的甜蜜缱绻与破碎支离，亲尝那份从天堂坠入地狱的苦涩无奈。唐婉的回应之作更是字字泣血，将肝肠寸断的苦痛淋漓尽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，读之、观之，直叫人心如刀绞，潸然泪下。

此夜，置身于他们曾经相遇、相知、相离的旧地，指尖轻触岁月残留的斑驳痕迹，静静感受他们爱情曾有的炽热温度，体悟悲伤所达的深沉厚度，灵魂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撼洗礼。他们的故事虽以遗憾作结，却如同这园中傲雪凌霜的寒梅，几经风雪侵袭，依旧暗香浮动、馥郁袭人，成为岁月铭记、世人传颂的不朽传奇，在时光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走出沈园，风雨依旧，可内心仍沉溺于那段凄美爱情的余韵里，久久难以抽离。此番雨夜游园，绝非一次流于表面的古迹游历，而是一场直抵灵魂深处的洗礼，一次与历史、与深情的赤诚对话。在台风“康妮”呼啸的夜晚，我仿佛听到历史的深沉回响，感受到一份跨越时空、穿透风雨的情感共鸣。而沈园，这座承载着爱情悲歌的园林，如同一颗璀璨且哀伤的明珠，将永远镌刻在记忆深处，成为心中一块柔软且感伤的圣地，供余生于静谧时光里细细品味、默默凭吊。